

## 凤凰山

都市慢生活

生活·连载

08

2019年1月18日

星期五

邮箱: 3213456266@qq.com

主编: 郝良海  
编辑: 林海

赵宾，女，1970年生，网名“酱冰煮雪”。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，曾经的文青一枚。从医20余年，感悟颇多，常思述之与人，言之不尽泄于笔端。把自己所想所思所悟用文字表达出来，和朋友们分享快乐，分担忧伤。

## 蜜蜂说

素来怕冷，开始数九后，除了上班，没有特殊情况不喜外出。那一日阳光灿烂暖和了不少，得闲赶紧出门溜达，不知走到哪里，见路边一片花园。

花园里开满虞美人，红粉黄白煞是可爱。喜欢虞美人，细细长长的花茎被满细小绒毛，一茎一花。花蕾亦被绒毛，未开时向下低垂，花开时便昂首直立，甚是骄傲起来。

这花骄傲得有理由，花色艳丽，花瓣轻薄如带褶的纱缎，微微可以透过光亮。不但花容绝色，花姿更是无双。细长花茎托着杯口大的花朵，风一吹，颤颤巍巍花瓣儿翻飞，像风中瑟瑟的美人儿，不由得要握住呼吸，怕加大了风力，吹翻了花朵吹倒了美人。

看这片虞美人开得热闹，绕着花园细细观赏，发现冬天居然有少许蜜蜂花中飞旋。忽然，有个现象引起我的注意，一朵黄色的虞美人，花蕊处聚集着七八只蜜蜂，花多蜂少，其他花朵甚少蜜蜂光顾。

我开始研究这一有趣的现象。

花的原因？是这朵花比别的花更美、硕大、新鲜？不对，这是一朵普通的黄色虞美人，众多的蜜蜂进进出出，花朵不堪重负地摇摆，花蕊被挤得凌乱，花瓣略显憔悴。一朵失去姿色的花，什么理由让这些蜜蜂就不愿舍弃，另寻妙处。

风的原因？风把花香吹到这朵花开的地方，干扰了蜜蜂对花位置的判断，认定只这一朵，故而聚集在这里。也不对，这花的旁边开着几朵同样的花，风的定位不可能这么精确吧。而且风停止时，这些蜜蜂也没有离开另攀它花。

阳光的原因？难道这朵花独受太阳恩宠，光照最强最集中？显然不成立。整片花都徜徉在阳光普照下，周



围没有遮挡没有障碍。如果连太阳的公平都要怀疑，这世上便没有了公平。

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现象？我站在花园边苦苦思索，蜜蜂们毫不顾及我的苦恼，依然飞进飞出、挤挤密密拥在黄色虞美人的花心。

突然脑中电石火花闪过。这朵花开在花园的最边缘，蜜蜂们初入花海，看这朵好看，那朵鲜艳，挑花了它们的复眼，不知不觉飞到了边缘，一看外边没有了，只得将就着完成采集花粉的任务。

一定是这样，我为自己卓越的想象力而叹服。多少人生不是这样，拥有时不珍惜，将要失去时极力挽回，悔也晚矣。不觉又哀叹自己年轻时不珍惜时光、碌碌无为，老之将至突感想要做的事还太多，竟有时不待我之愤。

正胡思乱想，一只蜜蜂飞到我跟前，振动双翅，一双好看的椭圆形复眼盯着我，嗡嗡道：“你回转头看。”我转身，发现周围聚集十多个人，有一个人正在靠近，问前边：“这么多人在干什么？”回答：“不晓得，我也是看人多过来瞧瞧。”

蜜蜂嗡嗡：“我不过飞进一朵花中，就跟来那么多的蜂，我以为只有我们喜欢蜂拥而至，却原来你们人也这样，我还是飞走算了。”蜂尚如此，何况人乎。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，我也走吧。

结婚十载，文子对自己的婚姻现状很满意。她坚定地以为这样的幸福是一辈子的，逐渐放松了自己，妆容不再如从前般精致，衣服不知不觉连降了三级，内衣忠心耿耿地陪伴她几年，依旧舍不得扔掉。书也不看了，只知道忙忙碌碌地刷微信。甚至有一次，她还又起腰，狠狠地碰了碰她一下的路人骂得眼泪哗哗。

他开始没觉得什么，慢慢地，笑容凝固。什么时候开始，她那么不在乎自己了？他望着她，眉头打上了一个不耐烦的结。

这个结并没有引起她的重视。有时看他不开心，她就撒娇，肆无忌惮地撒。以往，只要她这样子一撒，他的骨头就酥，再过分的要求，他都极力满足。

如今在商场沉沉浮浮了十年的他早已脱落了那层幼稚迷离的外衣，他看女人的眼光在往高处走，作为女人的文子却在往低处行，两人渐行渐远。

他资本雄厚，水涨船高，个人魅力也就无穷了，各路女人汹涌袭来，他的心偶尔走一下神。

她感觉到了，惊恐万分。她怕一直引以为傲的幸福要中止。摸摸心窝，发觉这个男人还似颗痣一样顽固地种在自己的心上，她果断地作出决定，一定要把他抢回来，尽管愤怒在心头熊熊燃烧着。

她用自己认定的正确其实弊端十足的方式，踏上了争争爱人的征途。他的手机响了，她竖起耳朵，相当警惕地捕捉任何讯息，以备有的放矢地进行防范。他晚上出门，迟于她能够承受的时间范围，她便火速传送十二道金牌，道道催人魂，令他在朋友面前颜面尽失。她以为防得滴水不漏，残酷的事实是，在她的围追堵截中，他无奈往外面的世界里躲。

平时见不到他的影子，难得回一次家，她更是毫无底线地撒泼，把他的祖宗十八代数落出无数个不是，试图在气势上压住他，从此乖乖地围着她转。哪晓得男人正当年，一撩拨，火焰冲至云霄。

终于意识到来硬的无法逼男人就范，干脆来点软的，刚雷霆万钧，刹那间春雨绵绵，摆出一副娇柔可怜状，以激起男人的保护欲、怜悯心。无奈一招又一招，招招无力道。

男人在最初的拒绝、中间的半推半就、再到后来的欣然受之，只花费了很短的一段时光。家里有个神经质的女人，男人出轨的步伐确实容易加快些，犹如快马加了鞭。

可以爱的时候，文子不懂怎么守住爱，一切随心所欲，不顾对方的感受。问题出现后，更是缺乏必要的智慧，心胸变得无比狭窄。收起泼妇的那一套，好好沉静下来才对，风平才能浪静，浪静才能水清，然后才能数得清游鱼。她近乎疯狂地挽留爱，把爱弄得惊慌失措，为男人的出格行为制造了最有说服力的借口。



□沈萍

连载

让给了一位老工人，一时还传为佳话。后来不少厂矿的领导还带人到罐头厂来参观，学习取经，让齐书记出了不少风头。

齐书记这个人治厂有方，虽是铁腕人物，但他多少还是关心职工的福利，在他当政的年代，厂里生产蒸蒸日上，那是不争的事实。不过齐书记这个人太强势了，每逢厂里开大会，只要齐书记坐在台上，下面必定鸦雀无声，他讲话掷地有声，抑扬顿挫，斩钉截铁，雅俗交错，文采斐然。他讲话的时候，主席台上的其他领导没有人敢多嘴多舌，这也是历来官场的潜规则。他可以插副手的话，甚至打断副手的话，没有他的示意，副手不敢接着讲下去。厂里开党委或厂长会，大家都会看他的脸色讲话，偶尔提个建议什么的，后面都要附上一句，我们听齐书记的。罐头厂长久以来就是一言堂，齐书记这个人太有威严了，连厂长都是个摆设，更莫说其他副手了，没有一个党委成员敢在他面前说个不字。

多少年来，厂长换了好几个，有的是知难而退，有的是先称病而后调走，那怕是后来走的单位差，也毫无怨言，与他共事犹如与阎王共事。齐书记在罐头厂坐了二十多年，他就是屹立不倒。走了的一个原厂长私下说，惹不起我躲得起嘛，人啦，太红了，也就离黑不远了。有的人还说，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，现在在地委书记罩着你，要是上面换了人呢？

一九八二年，上级调来一位新厂长，四十出头，是个大学生，叫梁贵明，个子在一米八以上，站在齐书记面前，高出半个头，这让齐书记很不爽，平时尽量避免和梁大个子站在一起。梁厂长也是个年少气盛的人，加上他有文化，又逢知识分子吃香的年代，他对齐书记就不是那么唯唯诺诺，有时叫齐书记，有时叫老齐，这让齐书记大大的不爽，心里说，毛

头小子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对我不敬，我一定要收拾你。

八十年代初期，各种物质都比较紧张，罐头厂生产罐头需要大量的玻璃瓶，但县玻璃厂急需生产玻璃的辅料烧碱，当时烧碱是市场上的紧俏货，他们向罐头厂求援，知道罐头厂在外面什么东西都能搞得到。梁厂长听了县玻璃厂厂长的述苦和求援，热情地说，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他没有请示齐书记，自己大笔一挥，签字让供销科拿两箱罐头，准备送给一家化工厂的领导。后来这事有人密告到齐书记那里，齐书记立即召开党委，在会上严厉批评梁厂长不尊重党的领导，带头破坏财经纪律，勒令作深刻检查。那知梁厂长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他气愤地站了起来，脸红脖子粗，理直气壮地说，尊敬的齐书记，难道我堂堂一个厂长，连这点权力都做不了主？姓齐的，别的人怕你，我梁大个不怕你，我不当这个厂长了。梁厂长说完，也不打招呼，大步流星地走出了会议室。当时齐书记气得脸青面黑，他当政二十多年，还没有一个人敢跟他面对面叫板，还直呼姓齐的，这不反了天吗？他望着梁厂长的背影，站了起来，厉声说，我提议，给梁贵明党内严重警告处分。

那知，生性耿直的梁厂长直接去了地委，要求辞去厂长职务。八十年代初，正是全国大张旗鼓重用知识分子的时候，地委袁书记知道这事轻慢不得，只好放下身段好言劝说梁贵明。他还当着梁厂长的面，给齐书记打了电话，用不容分辩的口气说，齐广兴同志，你要好好和小梁搞好团结，现在是什么时代？是重知识重文凭的时代，小梁是大学生，是四个现代化的接班人，再说，梁厂长批准拿两箱罐头，也是为了生产，是为公的，你在党委会上批评他是错误的，今后我再听到你们两个不和，我先拿你是问。

这件事过去之后，齐书记表面上和梁厂长和解了，但暗地里却派人去调查梁厂长在其他单位工作的情况，特别是文革中在大学的活动，是不是红卫兵造反派？是不是派性头头？有没有男女关系问题，他相信掘地三尺总会挖出一点能够上纲上线的东西。他坚信，他自信，在罐头厂这块地盘上，没有他收拾不了的人，也不允许出现一个胆敢跟自己分庭抗礼的人。

可惜，人算不如天算，老天爷并没有给齐书记充足的时间，第二年，也就是一九八三年，红得发紫的齐书记不但没有收拾到梁贵明厂长，反而他原来红得发紫的仕途却终于走到了尽头。

四

齐书记长期受地委袁书记的偏爱，除了有罐头、猪肉、猪油孝敬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。罐头厂有一个顶顶有名的右派分子，名叫王山洼，这个人可是相当有来头的。王山洼是个老红军，一九一七年生，河南人，十五岁参加红军，红四方面军入川之前就是鄂中教导大队的副政委，相当于副团职干部。由于历史的原因，除一部分骁勇善战的高级将领外，原红四方面军的一般干部在地方上往往得不到重用。王三洼参军前是个放牛娃，后来他的小名王三娃就稀里糊涂地成了大名王三娃。他解放后的级别是十三级，当时的地委袁书记才十五级。解放后王三洼任地委中级人民法院的院长，这个级别比地委书记高、资历比地委书记老，王院长从来就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主，不时爱和袁书记顶牛唱反调，可以对地委书记的招呼不理不睬，袁书记十分讨厌这个没多少文化又桀骜不驯自以为是的老红军。

(八)

## 北河拐弯的地方

龙懋勤

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厂里带家的职工宿舍都是平房，只有单身职工宿舍是两层的筒子楼，四个人住一间，这在当时也算不错了。在那个年代，地区所属的厂矿，除了厂房、办公楼是楼房外，职工住房十分简陋，有砖房有土墙房，甚至还有竹席草搭起来的临时工棚，职工睡通铺也是寻常的事。拖家带口的职工大多住在十多平方米的平房里，烧火煮饭睡觉都在一个屋里，孩子大了，也只有拉一块布帘分隔一下。齐书记勇于领风气之先，在罐头厂建起了两幢六层楼高的职工宿舍，虽然每套房子只有四十多平米，但那是小一号的两室一厅带卫生间的住房，一下解决了九十八家人的住房问题，而且租金每月只有两三块钱，那在当时是天大的喜事。虽然住新房的人大多是干部和一些老工人，但大多数工人都觉得有点盼头。那次齐书记本来名正言顺分了一套，但他没有去住，而是